

风土志

豫东过年

马思源

请灶画、贴门画、贴春联，年事日新稠密。祭灶日，灶头墙上贴了灶爷画，鸡猫狗种一家十八口，画色红黄绿，青蓝紫，明艳晃晃。三炷香燃在香炉里，袅袅而起，袅袅而散。门扇上是关公和秦琼，黑笔勾线，大红脸，大红大绿大紫衣裳，持了刀枪剑戟，背门而立，自生一阵威风。春联红纸黑字，红得耀人眼睛，一面喜庆。照了又照，比了又比，两联皆高低相同、居正、对称，方放心贴上。

糍了菜篮去割肉，集市上猪肉一扇一扇，白润如玉，肥得冒油光，亮闪闪夺人眼目。肋条割成瘦长的一块块，挂铁钩上，一人多高。人的手摸上去揣一揣肥瘠，手一松，肋条半空里荡起秋千，一晃一晃。猪头也在铁钩上吊着，白白净净，无一根毛发，大耳肥头，脸上笑咪咪的，冲着买的人，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

乡下的年，过油是重头戏。烋肉，选了肥瘦相间的部位，肉剁成瓦片大的四方块，方子肉，烋熟了，插上筷子敬神。肋条肉也香，烋了给孩子们解馋。长又厚实的深青色海带、清亮亮的萝卜干、金灿灿的金针菜，洗净，凉干，放锅里与肉一起煨着。煨得烂透，沾了肉香，似乎连年也过成了荤的年。一堆一泡桐木，汉子甩开棉衣，持了斧头，咔嚓咔嚓，一劈梅花四瓣，劈成劈柴，截成一尺长，一抱抱掣到墙角。劈柴火煮肉，柴火也香，肉也香，所有的烧柴都来自自然，乡人相信自然界的木头能释放异香。烋肉、炸丸子、蒸馍，檐下的劈柴，少了半截，又少了半截。

炊烟被风吹散，分不出是谁家里的烟火。肉香从锅沿儿悠悠荡出，在屋檐下闲逛。小孩的手抓了尺长的肋条肉，头也不抬啃得满嘴巴流油。黄狗眯上眼笑，满脸谄媚，直勾勾盯着，尾巴圈儿一摇一摇，专心等骨头落地。小孩子砸吧完最后一缕肉丝，手一扬，黄狗如箭簇，冲着骨头落地的方向猛窜，狗爪子滋滋啦啦抓地有声。檐下火炉旁，老人拢着手，眯一会儿眼，睁一会儿眼，并不搭话。长烟袋歪在脚边，火炉上炖着水，炖了很久很久，她开了，噗噜噜水汽呛着水壶盖儿，啪哒啪哒壶盖儿一开一合。炉火边上烤着花生，焦糊糊的皮儿，坚果的香味

初认识先雄时，是在下面县城一所中学我的住宿里。那时的住宿极为普通且简陋，一排间的单房。我住在靠楼梯的那一间。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书架在那时算是时髦的家当了。当日子没有什么奢求，闲时翻翻书，时有朋友来坐坐，就很满足了。每每有友人来，感到那满架的书籍是最可炫耀的资本。

先雄是另一个朋友带他过来的，说是想看看我藏有什么好书。至于说了什么话，也记不清了。但先雄留在我记忆中较为深刻的是：他好像是用眼睛来说话，那眼珠一眨一眨的，双眸总是随着语气的高低而有层次地转动着。记得他们相拥仰天大笑出门去时，洒下那朗朗的青春笑声似乎至今还依稀在耳边回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海南建省后，这片热土一下沸腾起来，省会海口忽如一夜春风来，不消多时，就成为人们淘金的乐园。先雄应是属于那群敢立潮头扛大旗者。

来自海口的风告诉我：先雄办有自己的公司，下设八个子公司，置有自己的办公大楼，麾下近百名员工，几乎人手一部大哥大，一间房子，每个子公司都配有凌志、宝马等名车。我想，短短这么几年间，他能风雨兼程，一路走来，取得这么辉煌的业绩，定有他的过人之处。那时心底里就暗暗认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应是一只背负着远大理想，能

从壳里钻出来。芦花母鸡咯咯咯咕咕着，伸长脖子去叨花生，老人扬了扬长烟袋，花母鸡扑棱着翅膀急慌慌跑走了。小孩子抓过肉的小手去抓花生，不小心烫了一个趔趄，也不声张，顾自跑出门玩去。

大斗盆里和面、发面。斗盆口大，红瓷内里儿，赭红色外面儿，粗拙朴质。一个兑水，一个手不停地搅面，和好放置在灶火窝里等面发。发酵一夜，面絮如云朵，冒出盆沿儿。灶房门外远远望去，如一朵大大的蘑菇，戴着白色帽子，穿了瓦红色衣裳，等着主妇的巧手去采摘。揉面、团馒头、往锅里篊上装馒头，劈柴火架上，一会儿功夫蒸汽窜上来，锅里云蒸霞蔚。高粱秆织成的箔摆在厢房中间，一簸箕一簸箕的热馒头从厨房端到厢房，呼啦一下倒在箔上，高粱秆的清香遇热散发出来，跑到院子里去招呼着小孩子。

上了年纪的人，着了厚厚的黑色棉衣，站在村头风里张望，望望又转身家去。年前的最后两天，回家的人都回来了，还看不见自家的人。日头偏西，村头不远的柏油路上，终于有客车停下来，一个人携了东西下车，长长短短，大包小包。先是一个黑点，慢慢变大，慢慢看出来大样，再近前，看清了眉眼。家人接了行李物品，小孩子飞快地在前面跑，不停“啧啧”喊着。冷冷的夕阳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回家的人空着手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跟村人打着招呼，大方地散着高档烟。有人接了，打火点上，连他的也一起点上，“嘤嘤”吸上两口，站着说上几句长短。烟头在阳光下只剩了红点儿，冒着烟青色，风一吹，飘散开去。一堆一泡桐木，汉子甩开棉衣，持了斧头，咔嚓咔嚓，一劈梅花四瓣，劈成劈柴，截成一尺长，一抱抱掣到墙角。劈柴火煮肉，柴火也香，肉也香，所有的烧柴都来自自然，乡人相信自然界的木头能释放异香。烋肉、炸丸子、蒸馍，檐下的劈柴，少了半截，又少了半截。

炊烟被风吹散，分不出是谁家里的烟火。肉香从锅沿儿悠悠荡出，在屋檐下闲逛。小孩的手抓了尺长的肋条肉，头也不抬啃得满嘴巴流油。黄狗眯上眼笑，满脸谄媚，直勾勾盯着，尾巴圈儿一摇一摇，专心等骨头落地。小孩子砸吧完最后一缕肉丝，手一扬，黄狗如箭簇，冲着骨头落地的方向猛窜，狗爪子滋滋啦啦抓地有声。檐下火炉旁，老人拢着手，眯一会儿眼，睁一会儿眼，并不搭话。长烟袋歪在脚边，火炉上炖着水，炖了很久很久，她开了，噗噜噜水汽呛着水壶盖儿，啪哒啪哒壶盖儿一开一合。炉火边上烤着花生，焦糊糊的皮儿，坚果的香味

把天下美景揽尽的雄鹰。

时光一去经年，我们彼此间虽偶有电话联系，但一直没有谋面。

命运的变化许多时候是不可预知的。几经辗转，我从县城来到省城，在一个偏远的区里工作，由于吃住不便，愉悦感倒不如在县城好。于是，我想起了先雄。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很高兴地邀请我去。

按图索骥，几经几道门卫的盘问和寻问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公司。公司装扮得明亮宽敞，端庄气派，礼仪小姐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洽谈生意者西装革履，谈笑风生。其情其景，似是电影电视中的镜头。他说，你稍为等一下，我安排一下工作。坐在沙发上的我，视线扫过去，只见几位身材高大，身穿名服，大腹便便的老板恭恭有礼地端坐在先雄面前，认真倾听，似是心神领会了先雄所说的话，不时地点点头，有如小母鸡啄大米般。先雄那时长得较为矮小、瘦条、薄弱，但神清气爽，一个字，就是“挺拔”。拿破仑将军曾对他的卫士说，你最大的优点是比我高一个头，不听指示，当心我拿掉你的优点。那时，我真的感到他挥手转头间，总有一种决战千里之外的气魄气势气象。

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各种各样的人物也是见过不少。有些官者，官位不大，但架子不小；有些商人，钱赚不多，但爱摆阔。但从先雄走过来与我并排坐在双人沙发上那一瞬间，我就感到他不是那种官商之流。

一来二往，与先雄渐渐熟知起来，了解到他确是一个精明过人的生意人。对公司的掌控游刃有余，对市场的分析深刻独到，对事物的把握精准严密。

在商界，先雄曾经也沉寂过一段时间，那是大气候造成的，但他不为此而跌倒。相反，他在那艰难岁月的历练中锻打自己，成就自我，成就未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先雄终究风生水起，云蒸霞蔚……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别处过年，具体说是在闺蜜家。

闺蜜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但从来没有跟我谈政治，她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包容，我几乎没见过比她更为包容的女性了，这也是到她家过年的理由。她比我年长不了几岁。她的女儿却比我儿子大好多，是我看着长大的，小时候开玩笑叫我干妈，然后我俩一起恶作剧地管她妈妈叫“咱姐姐”，现在也成了我的小闺蜜，这叫“多年母女成姐妹”。跟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一起逛街上网真是好，她对于时尚和网络的掌握都比我前瞻和丰富，仿佛进入了一片属于她的水域，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带我游。我老是说，要是我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就好了。女孩对我的欣赏也胜过对她妈妈。闺蜜说，那你们俩做母女吧。我就笑，万一叶公好龙呢，真要到一起，争风吃醋，还要抢夺漂亮衣服，恐怕谁也不会让谁的。更重要的是，谁来做饭呢？

谁来做饭吃？我和女孩给出同一答案：请人做。可是，大过年的，没人给你请。于是，我们又模糊而坚定地认为：总会有办法的，叫外卖或者到亲戚朋友家去吃，再不行买净菜自己做，也很简单。然后我们又进一步反问：还怕没有人请我们吃饭？这一说，我们好像就看见自己总是打扮停当包拎在手上一副马上要出门吃饭的样子了。我们俩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欲望都市》。

三个女人，心态的格局有点像张艾嘉的《女人20、30、40》。小闺蜜在家里是大小姐，我就顺势成了二小姐，美美地享受着我的好脾气的大闺蜜的爱心，“直把杭州作汴州”了。我和小闺蜜之间的默契度超过我和闺蜜、她和妈妈之间，但我们俩若成母女，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俩在房间里开着空调兴味十足地看电影，我的闺蜜就在厨房里忙活着弄吃的，不停地过来请我们点菜，却常常得不到积极的回应，于是再自己回到厨房琢磨去。我们在房间里的幸福，其实都是由厨房里忙活着的那个人来托底的。而我这样的妈妈，却做不了这样的生活托盘，偶一为之尚可，长期坚持没门。

闺蜜把自己老家（南方）、女儿父亲老家（北方）以及目前所在城市（更南方）三地过年的规矩集结到一起，创

造了自家过年的规矩。年夜饭我们吃了：生菜——生财；水芹——因为中空并多关节，寓意路路通；豌豆苗——本地发音叫“安豆头”，谐音“安到头”；白菜豆腐——保平安；粉丝——钱串子；肉圆——大团圆；蛋饺——元宝；红辣椒——状元红；小闺蜜今年高考，煮全鸡——大吉大利。本来还要有鲈鱼，寓意年年有余，闺蜜没买到，便用带鱼来“瓜菜代”了，自己解释曰：代代有余。主食为鸭肉丁煮饭，鸭含着财押在箱底不动的意思，所以这饭不能吃完。后来我的闺蜜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前鱼（余）后鸭（押），是不能吃完的，尤其鸭头鸭脚（压头压脚），必须保留到初一，她是图省事，把鸭肉和同样不能吃完的米饭煮到一起了。原来她的规矩部分为山寨版，怕谬误流传，所以赶快向我纠正。我说，你自创一个门派，充当鼻祖母，不也很好吗？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闺蜜又去煮来水饺，这是女儿爸爸老家的规矩。我是北方人，第一次知道南方人年夜也可以吃米饭的，并不一定要吃饺子。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如此地道如此寓意深刻的年夜饭，每一筷子都有讲究，都有文化。饭菜过于丰盛的结果就是初一我们吃了一天剩菜剩饭。初二早上，闺蜜煮的是面条，刚吃完，小闺蜜从网上看到：初一饺子初二面。我大喊：又吃了一顿正确的饭！那两天，规矩成了我的思维定势，几乎喝一口水都要问一下有什么规矩，我成了一个活得非常讲究的人。

也好，规矩越多，越像过年的，我对于年的文化印象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鲜明过。也许年就是由这些规矩制造出来的，所有的形式都给了我们一种关于年的暗示，给了我们一种不同于

寻常日子的滋味。我知道以我为家庭主妇的年为什么没有年味了，因为我几乎什么规矩都不懂，什么讲究都没有。这些规矩和讲究就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过的是春节而不是圣诞。不按规矩就等于没有文化，以后我还是少提移风易俗之类的话吧。后辈人越来越不重视本土传统，中国年的意味也就被消解了，从电视上看到，唐人街上反倒每年都有人在舞龙舞狮。我唯物得很彻底，因而也很无趣，老说年怎么过怎么好，其实是怎么也没怎么。明年起，我将敬天畏神，供奉列祖列宗，吃正确的年夜饭，做一个会过年的人。

这个年，我在闺蜜家过得特别放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没有我要看的书，没有与我谈文学文章文坛的人。只有脱出平日的环境氛围，才能彻头彻尾放松。在闺蜜家过年期间，我看了所有一直想看而又找不到的电影，是小闺蜜在网上找的。我们躲在温暖的小房间里，让一堆零食包围，过着幸福并“堕落”的宅宅生活。我第一次发现小房间的好处，一种特殊的温馨，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里。

接下来，我们三个一起去歌房飙歌。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自主地进歌房，以前要么是不在歌房，要么是被簇拥去的。我一直想去唱一次歌，已经把那些想唱的歌记在手机里了，可又一直觉得那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不能随便发生的，于是是一直等到现在。我边唱边想，难道独自一人不可以去歌房唱歌吗？我为什么要一直等到现在？以后，我将独自一人去唱歌。

我还陪我的闺蜜去烧了香。每次许愿时，我总是不知该怎么想，通常我是想保佑谁就让谁的脸在我脑海浮现，可过后又会遗憾地发现漏掉了谁。这次我就想，其实最终，我就是希望自己一年有个好心情，那么，与我心情有关的人一个个从脑子里过吧。好心情需要条件，所以，要为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祈福。他们不幸福，我也不会幸福的。

虽然乐不思蜀，当家人从老家返回时，我还是回家了。路上给我的大小闺蜜发短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新年。年纪越大，越觉得女朋友比男朋友重要，特别是这种终生的朋友，我为有你们而庆幸。

立春时，冬天的影子还在一场场的倒春寒在做着挣扎此时已是惊蛰，春雷的响声喊醒一切冬眠的生物新生的生命，如雨后春笋

生长的欲望蠢蠢欲动
麦苗返青，杨柳摇曳
桃花红梨花白，蜂蝶闹春忙
迁徙的燕子，用尾翼点出流水的涟漪
荡漾一园园的春心

犁铧深翻土地，读出的希望在农人的脸上绽放成花儿
春阳暖春风柔春光美
放飞的纸鸢，趁着大好春光
向着更高更远的天空，翱翔

挨在红城湖畔 就像我挨着先生的冷暖
四百多年了 总还先于人间 如潮水的澎湃
碑廊 清风清 摸一摸廊柱 脊梁骨还在
透过青竹窗 仿佛回溯大明的一片青天

淳安 兴国 应天府……四百多年
百姓积攒下来的泪 雨水足
堂前 青草青 屋后 青竹青
从来都是 从春天里来
从来都是 从春天返回春天